

我們的地方

蘇美好

出了川堂往左走，就在大樓的前面，有一塊草地，草地上只有三、兩棵樹，却錯錯落落的堆了一些石頭。有一段日子，我們走遍了全校，想找一塊高高的牆練習打網球，大樓是很合適的，然而這些散落的大石頭，却妨礙了我們自在的奔跑和跳躍，因此我們很少在那兒停留，並且對它的「不合用」有些懊惱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眷顧了這塊園地，並且深深的愛上它。可能是秋天的太陽太可愛了，可能是二年級的功課太空閒了，我們是這樣的懶散而快樂，整天盼望著到那「有草地，有陽光，有一點點樹蔭，遠離人群，可以躺著睡覺」的地方。

中午，吃過了飯，住在附近的同學都回他們的「家」去了，我們也不再流浪，就逕往「我們的地方」去。小飛俠總是這樣的無拘無束，「碰！」的一聲，就在草地上大睡起來。有時候，她穿著牛仔褲和球鞋，拿一本大大的書蓋在臉上，又得意又開心，因為人家也許要當她是一個男孩了，而我豈不是應該避嫌？

躺在暖暖的陽光裏看天空真是美麗，就好像睡在雲朵裡，飄遙於藍天一樣。有時候，順著直而長的椰子樹往上望，更有一種要飛上去的感覺。我說我與天好接近，快要逃出這個世界了。小飛俠却說她覺得與死人更接近，死人就躺在這裡，我們貼著地，死人也貼著地，只有一「地」之隔。她這一講，我好像聽到死人在作無聲的抗議，難道不對嗎？我們壓著死人。死人會痛苦難受嗎？他們也許在大聲叫喊，也許也和我們一樣，在輕聲交談，用一種活人耳聽不見的頻率。人死了，躺在地下，到底是什麼滋味啊？……怪了！這種日子，這種時光，為什麼要這樣的胡思亂想，豈不是想累死人嗎？

大半的時候，小飛俠是不安靜的，我簡直想不懂她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花樣和心思。草地裡漂亮的野花逃不

過她的「善意」，連在另一頭漫步的小羊也不得不陪著她玩一遭。她把花兒摘來了，送給我，我怪她不該亂摘花，她倒是理直氣壯了：「這麼漂亮的花，不摘起來，別人怎麼看得到。美麗的花兒就是要給人家欣賞的。」花若有知，是否該感謝她的「用心良苦」。

在這塊屬於「我們的」園地上，我們也有過不少客人，最盛大的一次該是「醫科女生迎新會」的時候了。女孩子一個比一個活潑，一個比一個可愛，大家圍坐在草地上，有的暢言，有的傾聽。笑開來的時候，把樹上的鳥雀都震驚了，靜下來的時候，彷彿看到風伯伯輕聲的走過，感謝他，這樣的縱容我們。我們有什麼可自負的？有什麼可誇耀的？一切都只因為我們還年輕，因此我們是這樣的欣喜快樂而自得。

在這塊草地上的時刻真是美妙，甚至在睡夢中都會見到它。若果能在這兒躺著看星星，若果能在這兒躺著看日出、日落，這樣的歲月多可愛！夢是永遠做不完的，不是嗎？

秋天過去，冬天的腳步近了，有陽光的日子更加少，「我們的地方」不再是我們的了。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的愛上那塊草地一樣，每天有不同的人物在那兒出現，有的高聲談笑、有的埋首書中，更有的練口琴或是野餐……，花草不再寂寞，石頭更是飽受溫情；然而鳥雀不見了，我們也少去了。好的東西，是宜乎共享的。我們決定尋找，尋找一個也叫「我們的地方」的地方，不知小飛俠發現了沒有？我可還未尋得，或許我該停止尋覓了，「那裏的风景都能為我而發亮」，這塊園地，應該是不在我的眼中，而在我的心中。